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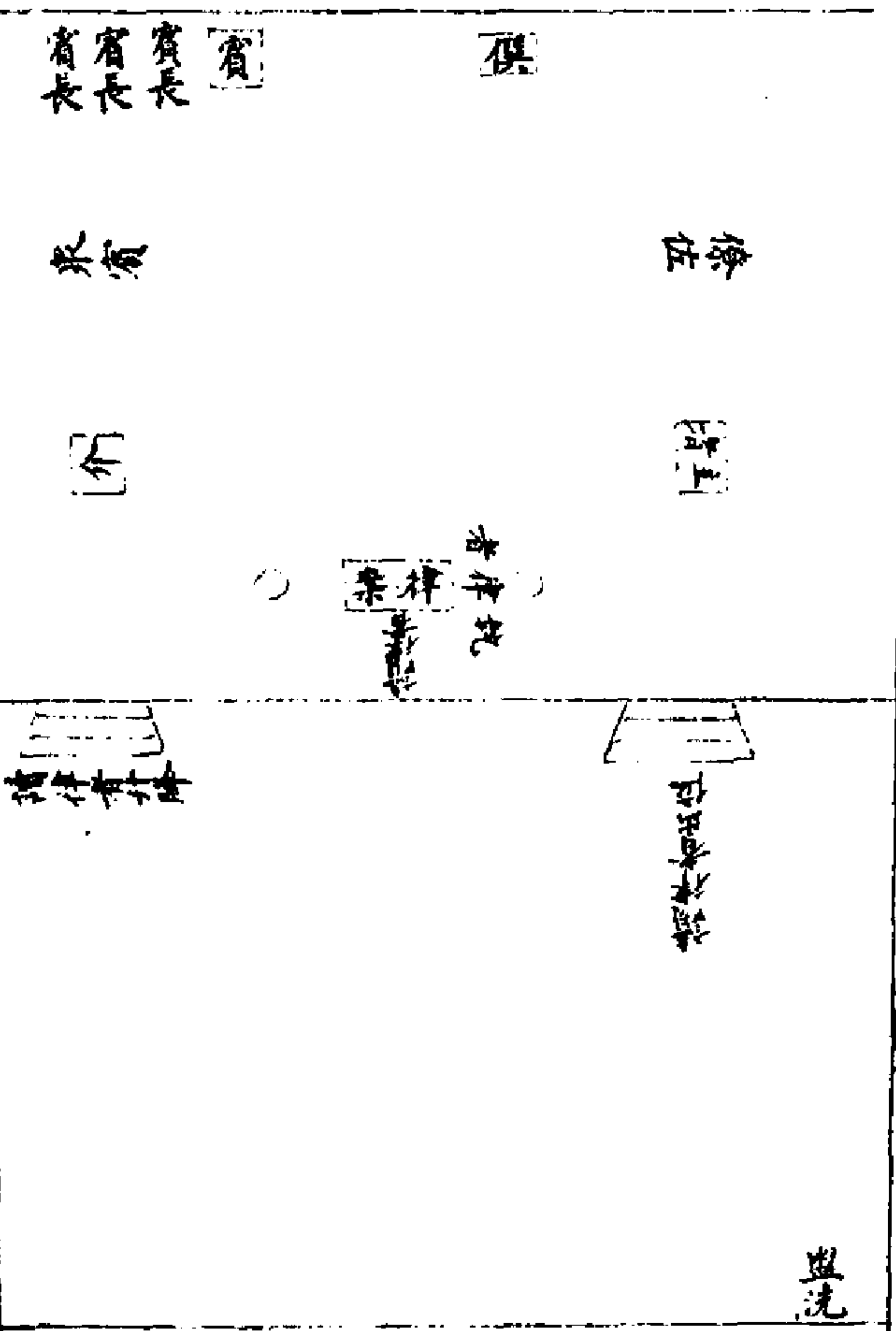
卷一萬二千七十
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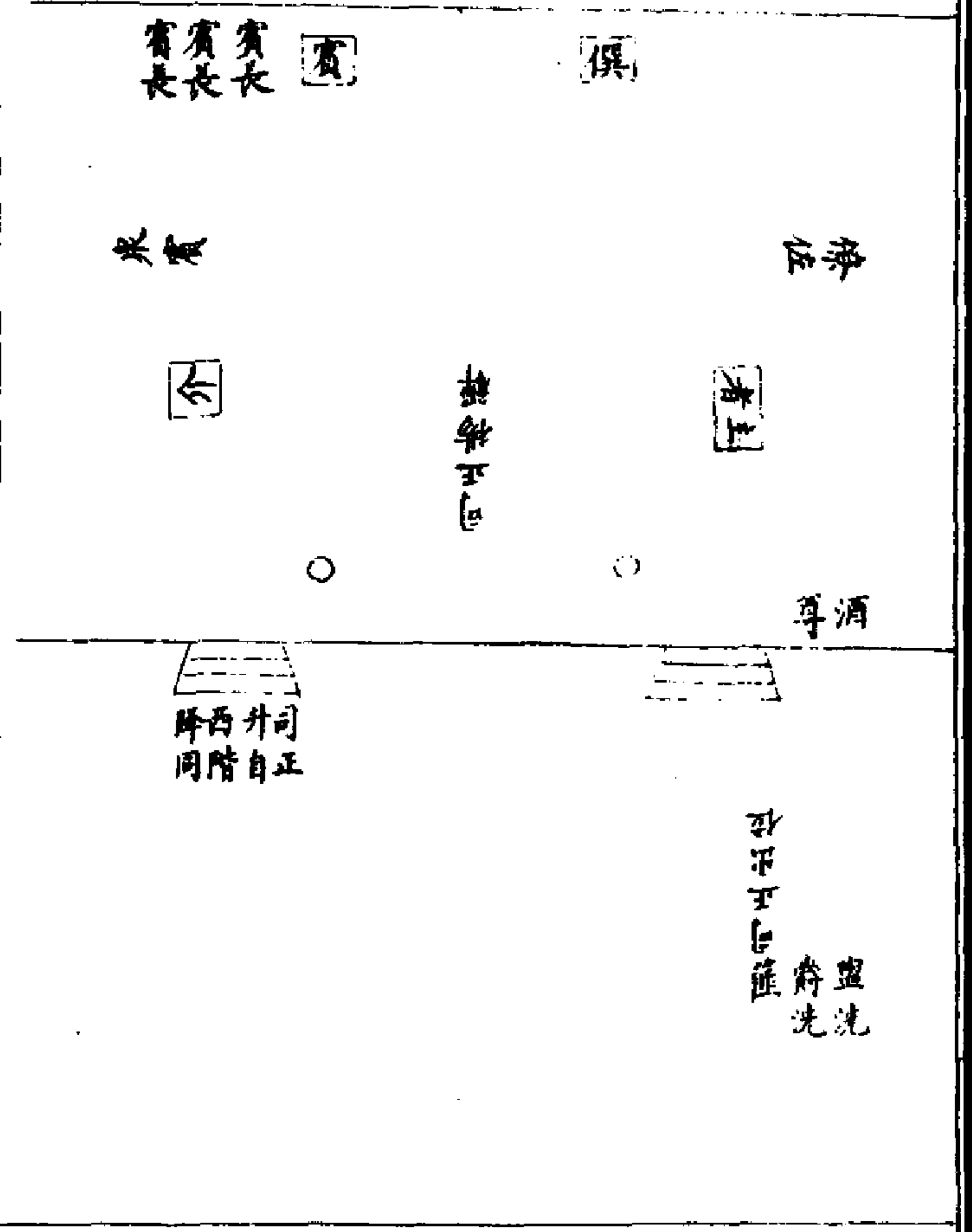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

卷一二〇七二

讀律圖



司正揚解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為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連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為一會如百家內有長者以長者為主席如無長者以里長為主席一百人內以長者為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讀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餉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成憲不作非違自

京師為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允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誠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寫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誠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九鎮禦軍官每月初一日率僚屬讀之使眾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誠諭在內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七十二

一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誠諭讀之使眾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見律令允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違者笞五十未于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仰崇撰如何不曾看者儀禮却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命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仰崇為禮官看他為禮終喪禮是然有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齋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着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為拜洗主人復爵賓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七二

主人作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予細拜既。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間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然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為。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奏。爰練變色。蓋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

二

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荆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熱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如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士奠于先聖。如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為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笏。以却。錄是人各自勸。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九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春。學火于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蓋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

以養士。酒禮逆朝。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庠。拜酒行之禮。受箴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備坐。獻酬於守。俸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深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戾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初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終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切切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下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奉化鄉飲酒禮。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為歌詩。以記之。亦城靖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偁。主賓介僕。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滁守升俊為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定四年。黃守當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

水樂堂卷萬字三

三

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挺之命。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鉉。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因拜禮酒。三行而罷。温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禮。仍復宋之制。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懋。行鄉飲禮。及廢。蔡執中。行義饋。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鳳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小子何往。曰。而不曰。子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詢郡諸名儒。何為見棄。而遠避。遣書敦請。就學。行鄉飲禮。及米訪士民。孝友睦姻。敬敏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彞。兒赤脩。路學。冬十月。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之日。行鄉飲酒。工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自

京師為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一里社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為一會如一百家內有糧長者以糧長為主席如無糧長者以里長為主席一百人內以年最長為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八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餽一百家內從儉供辦毋致奢靡洪武十年郡守任敬率僚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為曠典雖名都大藩或百載不一舉况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為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焉故特書之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唐良為賓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為賓明日特詣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為之序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告成秋七月辛丑朔會集于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景定辛酉今俟錢可則以正月甲午會集于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黃巖為賓推高年者為老飲畢饋老以幣有紀事一卷校官鄭瑄為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七

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時而不明也世降而下至迺視為曠典今嚴為輔邦土儉俗貧縮鬼符者率支補不給蒐墜舉逸尤弗暇蓋自士寅之後寥寥至今景定初元東巖先生來宣天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先立春數日戒學官飭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明人倫之意瑤粟承未幾先生即以成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賢明咸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之氣藹如也耆耄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敬嘆莫敢踰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矧是邦人士夙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與學同爰令儲君以歲上元真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又以儲師之戚相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儲君之治鎮道脉團脉相為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殆昉於此矣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鄉飲酒制紹興頒降禮式奉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下部狀據國子監申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初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比部郎中林保劄子為理會已將鄉飲酒儀制鑲板通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去後

據本監申勅。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由州聽取應。今比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乞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明行。緣昨來明州討論。叅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家朝廷旨揮。依本官所請。即乞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現式。叅酌鑒核。適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今看詳。欲依圖于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現式。叅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縣學請詳行在。國子監牒內。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水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七十三

五

建安府學鄉飲

七十以上修爵所		七十以上修爵所	
精古堂	精古堂	精古堂	精古堂
明倫堂	明倫堂	明倫堂	明倫堂
大成殿	大成殿	大成殿	大成殿
博文齋	秉征齋	升俊齋	博文齋
進德齋	力行齋	揚名齋	進德齋
尚志齋	義榮齋	達善齋	尚志齋
美身齋	上達齋	興賢齋	美身齋

序拜修爵之圖

永樂大典

卷一二〇七二

鄉飲酒禮 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寄居。平德高氏
致仕者為之。位於西北。俱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佐。於東北。介以次。長。位
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上。介保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
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眾所推服者為之。相
反。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為之。先一日。設樽壘爵洗。各如奠。謁之儀。又於
序序之廊。主賓主介。俱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
齒序立。又設席於屏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屏門外之席。贊明。主
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門外速賓。
官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屏門之外。北面東上。
相者引主人出次。僕從至屏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
介。進立于門左。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
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僕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眾賓皆
入門左。贊者先之。相次之。序賓再拜。主人與眾賓三揖。僕門一揖。殿
屏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進。主人先升階。僕從
立榻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榻下。各南面。司正亦陞
自西階之上。東鄉。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鄉僚分立兩廡。眾

水樂齋卷一萬字五

六

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祭酒。啐酒。拜訖。
相者引主人詣壘洗所。盥手。洗爵。詣樽所。酌酒。如釋奠儀。僕從復至作階。
祭酒。啐酒。嘗酒也。真爵訖。主獻賓受。相者少立。主人再詣壘洗所。洗
解。飲賓解也。至酒樽所。酌酒。實解。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
分立。且。解者。主主人之左。且。脯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
跪左執解。飲賓。拜一拜。跪受。飲醢。主人答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
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僕亦就席立。賓酬主人。相者引賓詣壘洗
所。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解。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醢。薦脯醢。賓
答拜如主獻儀。主人酬介。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解。飲介解也。酌
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
退就席。介酬眾賓。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解。飲三賓也。至眾賓
之長席前。相者引眾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眾賓之長跪
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
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眾賓。就席。注云。主人先就席。僕從次
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眾賓。各就席。並相者
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修爵無筭。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眾賓並禮生唱之請主沃洗卒飲贊者詣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觴詣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司正揚觶贊者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仰惟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茲舉行鄉飲非專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閭門外比於鄉黨皆訓吉督教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拜送賓介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榻下僕從賓介復至西階榻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後立東階西鄉司正復立西階東鄉群僚復至西廡東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拜既而退拜訖賓介與眾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之左西鄉僕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逡巡而退領行約束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一置鄉飲酒年齒簿以所生年日月先後為次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

水樂大典卷一萬字三

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僕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一合赴鄉飲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其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僭傲戲玩爭訟誼諱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未決文安公集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項漢顯宗承中興之緒事興而素洽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承嘗不以教化為大務遂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奉之以三光立為賓主介僕三賓以象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四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盡美之事。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做西賓者。侈矣。而獨無一言以及茲。故擬拾陳迹。作為頌詩。十有二章。聲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朽。詩曰。天生蒸民。曷其有職。維聖摩勵。規闕矩餘。陽禮教遊。誥誓上儀。降周迄秦。洪德弗貽。斤斤顯宗。黼黻王度。三宮孔陽。精意治具。爰勅方國。禮行于邇。稽經誦律。屬民橫雲。先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羊革。鱗差櫛比。迺建庫門。迺繫東榮。賓主僕介。堪輿是程。星流輝揚。少長位辨。已事而竣。不誠用勸。詠仁蹈德。駸駸措刑。馬奔千載。薰為太平。乾清坤夷。軒豁呈露。萬祥畢臻。登三成五。昔在建武。大聖載營。有臣曰湛。示我漢行。黼黻無傳。莫克用。孰播其馨。芳明是似。允哉帝德。侯其偉而。夫詩不多。維後之論。馮縉雲先生集答于守論備員介僕書。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蒙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疏。使備介僕之位。夫鄉飲酒。先舜三代之禮。聖時丕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奉耆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彙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遵豆有加。恭之為郡。固狹陋。然六十五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遽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意不合。某躊躇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東賓。皆以年少者為之。經無以年少為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為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為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為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者之文。則以為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為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為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而上者。今使早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北方除喪。未嘗獲請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畧。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眾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遂加之介僕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違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七二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卹。以至今日。慨然惟念己未庚申之間。故文南康竟上。橫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巖穴。以餘息為累。豈謂忍死復見太平。仍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痛苦。又幸惠我仁侯。起萎肉骨之餘。舉此曠禮。如海子弟。前南康陳守序。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屬民所以教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昔者為郡文學。蓋嘗稔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歎然辱斯文。是懼惟是禮政教之本。古卿大夫黨正。州長。所為汲汲焉者。故願與邦人士一講行之。願方簿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迂之者。初什九。迺論于眾曰。古者或歲一飲。或再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輒飲信滿。周公其迂矣。始相與蒐舉儀文考協等數。按經采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是程。飲之日。章達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成序。周旋登降。如從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筇而觀者。旅于庭。更相戒曰。毋怵以亂。運豆其運也。充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暮月。市無譁。甚德幸吾目尚存。願為鄉飲一出。予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所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時豈無善畫者。圖其水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曹廟。如設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為刻本寄予。俾于序之。予惟此鄙貧陋。不與

永樂大典卷二二〇七二

十

東南州同陳侯晉瑛。破應軍餉。債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迂閣。急我後土黎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晦翁以來。甚感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喟然不得負。來為吾鄉氓。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晦翁之鄉。蓋方敏精神。役吏事。歉然未有善畫之足以及此民也。迹陳侯行事。太息久之。侯名合。字惟善。予為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為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境無念闕。獄行屢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迂閣之舉。者願施暗項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水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粟厚背薄。固如此。人他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為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為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覽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亭育之故。老皇上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瞻。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是以風教不為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書劉蛻文集江南論鄉飲酒禮書。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運豆。集作粗破折。樽孟穿漏。坐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

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况天下尊者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殊不暇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聞其威儀乎嗚呼則說謂王公大人者亦作老老衰羸固當然也然而有擊懿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者不敢近妻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乎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質者不由髡褐接集作投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墜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况再拜嚴州府圖志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矣君緣人情以為政設孜孜得民和母有俾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允世之健吏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念為主擇鄉人之

永樂齋卷萬字三

士

有行義年者為賓成推高承奉即致仕王君遣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桓為介以輔賓余以簿尉攝僕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眾賓尊卑長幼爛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享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弼為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球為介自主僕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咲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于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君再舉盛典俱復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吳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文不絕書而虛其應非軼錄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為禮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非獨今君舉行之意。為不虛。或由是推而及旁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為解者。寔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為之記。以珞其成。美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索繫齋文集繫昌鄉飲序。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堯跬趾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遵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為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澆有志斯道。為宰繫昌。舉行鄉飲于學。設古者賓主介僕三賓。眾賓之制。三揖三進。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扶杖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榮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為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蘇州府志趙與憲。寶祐鄉飲小錄序。

與憲。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茲復來。大愧無德於民。而風漓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為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秦伯孝子之化。本以禮遜為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憲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耻。粵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憲深惟賓主介僕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與仁與遜。得於觀感。而邪情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忽不自知。為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於行。而與憲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憲謹序。黃氏勉齋三山集。鄉飲酒禮序。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僕。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解受。禮之文也。鼎俎。運豆。禮之器也。脯醢。養費。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間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清。清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教也。終

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繫也。辭洗。遜也。父生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志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僕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闌。靡葛。軍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盜驩。敬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賦畝者之不及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長樂黃幹序。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黃勉齋。文廟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

水樂齋卷之三

詳定茶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刻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為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嚴溪趙公。師志。是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眾。一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宦寓公。以與斯集為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為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嚴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應帥闕。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時方羈紲。與今詔禮陳。皆以互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恍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原鳴四牡之歌。絕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宣來閩。惟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特叨分教。度奔走豆蓬。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間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緝熙之典。此則履而知之。居無何。官有勛禮之徵。迺告之奉使。今江浙行省右丞公。愀然曰。鄉飲古禮也。先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錄是德。旻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今平章定。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七二

齋高公開闢省日躬蒞泮宮上丁釋奠禮徹飲酢召學之耆儒有老俾與
新廡或燕衍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
次丁學之領袖者嘗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孫跡學于闕調選
路教授劉公且內鳴道是邦二公以蓬山之典刑所寄之宗派南來文肅
之鄉首示敬肅之訓淳風一遠舊習維新乃以復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
禮先一日會集于先聖先師次講禮于學之養源堂堂是以勉齋之禮為
式佩衿成集縉紳畢至率觀盛典丕克用恆儀文於繫于前有光凡一飲
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敬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席
之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效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
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
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質臺閭宣明之化
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比有記諸
公志俾紳等受困辭弗獲借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
禮之本末先後以諭來者息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紳拜手謹書董師謙
文集先賢勉齋黃氏問禮於考亭其序鄉飲其詳今提舉學事柯侯自牧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五

齒

郡博士劉君叔敬請吾州寔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
堂杖教為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靜嘉頌禮肅給庭縣上奏并降酬酢
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促堂上士咸曰北方君子之辱臨吾鄉丙子
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
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
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
後好古之士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
無素而行之以整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
事也而漢唐以布闕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設樂
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容史
自今至于後日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軍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
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願以齒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廢
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闕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蓋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
生曰諾遂即相與考肄願以費夥不敢煩縣官而合眾為難會冬官趙或
卿得請初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

從臣鄉黨之士。助善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釀酒。接慙慙而吾廬隘不
 能盡容。吾行卑。不敢驟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
 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
 奔走服役。與凡供帳。成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微
 於民。而又不銜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搏節經費。以助用。會有
 道武鄉意者。即欣然曰。敢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
 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或卿相與舉此。宜矣。奈何敢違。即具
 為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早會於學。是日。早已質明。冠帶而會者
 凡若干人。自有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
 和。秩然其序。退而克克然。如有得。况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為是
 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遂故行之。
 畧其間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
 謂盛乎。况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遵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
 翼日兩甚。蓋前後一日。咸與兩會。學宮雖葺。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
 來者兩至。去者複連。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
 蓋亦有陰陽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錢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

水樂大典卷萬字五

五

為。俾書于篇首。八日。漫塘劉某序。獨湖孫先生文集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辨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為鄉飲有四曰
 賓與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
 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
 者。坐立之別。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為風
 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
 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
 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
 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
 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
 褚造朝。以此飲饒于學。今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
 中。風和日明。縉紳韋布。間濟濟。卒事無闕。觀聽肅然。惟吾邑之燉俗。能
 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饒。而因事
 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
 亢。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比。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
 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履勸燉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饌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程端禮畏齋集慶元鄉飲小錄序。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隔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火。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錄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沒租入。太守蠡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誌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庶鳴魚麗。闕雉鷄巢。之合奏。聞歌。衍衍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切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為政之本矣。余之困陋。幸得與行事之末。故序於小錄之首。云黃氏曰。抄餘姚縣鄉飲序。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三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讓。故孝弟之心。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

夫

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今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別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黃勉齋集鄉飲酒儀序。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海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元曹文貞公漢家集碭山鄉飲酒文。順長協隣。先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故。伯叔等。慕兄弟。可盟於四海。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僕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中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為法。黃髮黧首。頌高年錫福之無疆。豆酒豚蹄。禪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育九華先生集鄉飲策。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眾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營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象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西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俱有僕。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壺。籩在南。勺。菴在東。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麻。焉。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康。康。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劉。有。吾。集。鄉。飲。酒。義。鄉。飲。三。代。禮。樂。也。禮。云。禮。云。豆。遵。爵。解。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鐘。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記。禮。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繫。於。天。也。設。介。僕。以。象。陰。陽。所。以。助。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於。東。南。以。法。天。地。溫。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僕。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屏。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致。其。潔。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繫。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送。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主。人。拜。賓。

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別矣。賓升則獻酬。解讓之節。繫及介。則少減矣。眾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說履升坐。脩爵無筭。賓出。主送。節又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德孔該。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間。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莊三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遺達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耳。齊魯文獻。止堂上之臯比。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魁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魁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證。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挈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鬪辨矣。曰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人豈因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眾人常多。聖人設為之禮。立為之防。使眾人皆可以為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復既中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既道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預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昔明道先生觀僧飯而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為禮。槩然而有文。爾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此矣。何幸身親見之。劉直內集直內青社晚進。溫倚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為先。故撫先儒精論而細繹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為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教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立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為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不糝。飢食渴飲。有不可須臾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愛愛。齋祭方為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先舜之道。方為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切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箕子之相敬如賓。必如溫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為各盡其敬之道矣。是五者

水樂大典卷萬年堂

大

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寇讎者有之。反目不能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為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恃之凶。修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冰。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先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大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廣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子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迨起齋黃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點檢身心。其功尤為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亶亶。一無怠惰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靜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看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為密也。

內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倚席之初。輒敢以敬焉。諸君
 告。然則欲學文公。為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楊。錢崖集鄉
 飲酒賦。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鄉
 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
 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
 屬民。而飲之于庠。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庠。亦謂之鄉
 飲酒。鄉老及卿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
 歸于禮。漢水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
 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遠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鄉大夫。且
 將採是禮。而違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為賦。曰。客有以德行為興。道藝為美。
 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素鞞端方。白履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
 揖江浙先生。而違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趨。而謀賓分乎。抑知鄉飲
 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未也。抽子古思。騁子高辭。蓋
 為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邁。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
 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沈澁不漬。如橫流之有堤防。茲成周之制作。實教
 養之大方。爾乃鄉國有飲。賓主有握。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

水樂大典卷萬字三

光

拜迎。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玉地。介陰僕陽。三
 賓參列。三光宣精。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輯。列八方之形。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
 也。兩壺在內。五脯在俎。玄酒斯傾。揚解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佇。厥鳴四
 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
 山。歌于前。由庚菜鳥。由儀。至於後。非彼此相問之偶乎。闕雅葛覃。卷耳。歌
 於前。鵲巢。采芣。采芣。望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
 正洗鬴。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
 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為人。文而設。而
 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
 崇祀。在黌宇而渙頌。晉武幸臨。就辟雍而萃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維新。
 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棘。是皆習虛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道
 意於闕雅。麟趾之復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持
 歌。厥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筦絃。伴于大
 夫。輦奔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過。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喜
 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千載墜典。舉於庠。方于成周。其有光乎。先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棠
征芻脩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方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古
者為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
在上。肆三官始。拊風什以居先。考輝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達者。禮有盛而
進取。儀有輕而造下。燕雖示惠。豐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宵雅。
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
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上於堂庶。余在位之人。徧聞其奏。
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布閭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
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少。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
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感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不變黎俗。發揚
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為主。推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
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月賜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
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
麻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教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寢容
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
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榮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隨。處其位者。究

水樂齋卷三萬字三

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蕭斯文集鄉飲
賦。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樽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
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稽
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
後敝東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遷奏。工歌咸萃。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
拜迎拜送。則人知其潔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寔曰
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今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
之禮。歌麻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去。或陞或堂。列豆舉爵。鼓瑟
吹簧。勤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苟習
於禮樂。則可招賁於旌弓。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譔。而湛樂
之是崇。建昌府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
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
又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
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為執鞭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
節。使財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
意。願諸生毋忽。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采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

永樂大典

髮居賓右青矜隘坐隅。遠俾曾泮飲。下陋漢庭醕。席正群心肅。孟行美化
敦。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備。肝江文
物盛。江西有底醇。風久轉移。瑞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虎眉華
髮四朝老。方領圓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丹山
翁教授。警言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劍鋒成耒耜。更陶瓦
缶作尊彝。雅南歌裏聲千古。乾巽維達位兩儀。細數肝江知郡事。有如此
事幾人知。石潭張學正肅。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纒修俗頌移。樂合
鸞呈下庭宇。解揚虎雉伏樽彝。頭顱如許堪珠席。筋力無多奈緡儀。敢昧
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遺負先知。曾檢正穎茂。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觀
做俗頌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履。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司教明
直講。太平儀遠遼。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童夫監順。兩轡來
自殿東西。要使財民習俗移。可但官條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
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倍賓席後。踟躕非據只心知。嚴右
司繫。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
笑封彝。末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
幾曾知。群書足用事對秦。陳在洋。尊賢養老今齒教。知王道明尊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七十一

主

大賦偶。聚會感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
揖進酬酢。而隆枚舉等。俾起坐。而尊卑異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四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芳

書寫儒士臣楊燭成

圖照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